

神偷盗名画

18世纪末至19世纪,博物馆和画廊成为盗窃目标。由于还没有警报系统和玻璃保护柜,窃贼可以悄悄潜入博物馆,并带着赃物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1876年5月的一个午夜,一高一矮两名男子匆匆地行走在伦敦的老邦德大街上。他们在著名的阿格纽画廊门前驻足。不久前画廊主人托马斯·阿格纽以天价购买了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的画像,且即将以更高的价格易手,一时间制造了满城风雨。出售之前,此画还将在画廊里展出两个星期。两个男人中的小个子正是亚当·沃思,此人劣迹遍布各大洲,曾盗窃银行、火车、走私钻石,甚至组织国际犯罪活动,他几乎每次得手,也曾盗窃过艺术品。有人因其身材矮小、能力出众而冠以罪犯中的“拿破仑”的称呼。

这一天,沃思的高大同伙将他举

到阿格纽画廊二楼的窗台上。沃思撬开窗户,钻了进去。当看守还在酣睡时,他用堪比外科医生的灵巧双手将油画从画框里取出来,转瞬消失在夜幕中。沃思再次愚弄了警察。唯一的线索就是罪犯穿着撞钉靴子,还可能是个左撇子。沃思历经牢狱之灾和被FBI追踪的生活,竟还是保存此画25年。最后他将画物归原主,以换取后半生的安宁。如今,这幅画像被珍藏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中。

20世纪初,巴黎卢浮宫的保安措施十分薄弱。当时坊间流传一个笑话,总有一天有人会偷走《蒙娜丽莎》。结果不幸被言中了:1911年的一天,一个身着卢浮宫制服的人在闭馆后潜伏进来,并偷走该画。逃跑时,他遇到一扇紧锁的大门,因此不得不等到次日早晨看门人来开门。看门人以

为他是一个被误关在馆内的工作人员,于是窃贼轻而易举地逃脱了。失窃案曾震动全世界,但警察的搜寻行动却一无所获。他们调查了上百人,甚至包括最后被确认为窃贼的那个人,但却进展缓慢。年复一年,某日,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商人得到一条消息称,有人想把《蒙娜丽莎》归还给当地的美术馆,起初他以为只是个玩笑,但还是和美术馆负责人取得联系,邀他前往存放名画的旅馆见到了那个自称拥有此画的人。他们发现竟然货真价实,于是报了警。窃贼名叫温琴佐·佩鲁贾,是住在巴黎的一个意大利玻璃装镶工。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曾被卢浮宫雇用,为多幅世界名画镶嵌玻璃防护板。《蒙娜丽莎》是达·芬奇十分钟爱的画作之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搬到法国为当时的国王服务,随身就带有该画。大师去世后,其物品被法官收归已有。但佩鲁贾却坚信将名画盗来归还意大利的举动是民族英雄所为。

摘自《参考消息》

明清衙门几点上班

古代官员早晨六点上班
明清时府州县衙门的“公务活动”,大都是由“音响工具”控制的。这和我们今天“响电铃上下班”,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代官员上班的时间,一般定在“卯时”,也就是早晨六点钟,称为“点卯”。这比今天的官员上午八九点上班,可要早多了。由于各个季节日夜长短不同,冬季的卯时天还不亮,夏天的卯时太阳都老高了,因此明清时代的衙门,大都恢复“日出而作”的古制;以“日出”时间作为一天“工作时间的”开始。每天早晨日出,内衙宅门内就打点七下。什么叫做“点”呢?这是一块挂在内宅门外铁铸的云头状“响器”,所以正名叫做“云板”。其作用,就是通知内宅开门。因为内宅的门平时是关着的。用和它配套的棒槌点一下云板,就叫做“点”或“点一点”。点多少下,是有规定的,丧三喜四,平时只点两点。只有早晨的点,是由内宅的人开门出来“点”,而且一次要点七点。这七点,表示七个字,其含意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听到这一信号,宅门、穿堂门、仪门、大门上的衙役就依次接连地敲一通梆子(如果是府、道以上的衙门,还要依次擂鼓或放爆竹),名叫“传头梆”。

秀才以上功名者可免跪
头梆是衙门里开始准备工作的信号,守大门的衙役要请内衙用传桶发出大门钥匙,打开大门,好让住在外面的书吏、衙役们进衙门报到。

过了一段时间,内衙宅门前又打点五下,据说其含意是“臣事君以忠”,或是“仁义礼智信”。这叫“恭宽信敏信”。宅门、穿堂门、仪门、大门上的衙役听见这一信号,赶紧依次敲梆,这叫“传二梆”。这套信号表示长官已

经起床梳洗,准备到签押房办公了。这时候,书吏们必须全部到位“点卯”(即点名)上班,整理出当天要处理的公文,汇集送到签押房,并收取前一日已经批下来的各类公文分发各房执行。如果这一天是“放告日”或“听审日”,听见这一信号,大门上的衙役就举出“放告牌”或“听审牌”,把早已排队等候在照壁前面的诉讼当事人带进大堂院落,在月台(指大堂前面连接台阶的那一块地方;现代火车站的“月台”,就是从这里引申而来)下排队等候。

等到长官梳洗完毕,用完早餐,内衙击点三声,据说这是喻义“清慎勤”的意思。宅门、穿堂门、仪门、大门依次“传三梆”。这套信号表示:长官要出内衙宅门了,各部门书吏、衙役都要肃立。随着三梆声,长官走出宅门,前往签押房。如果是升堂,则三梆一传,诉讼当事人全体下跪(有秀才以上功名者可免)。这时候大堂值班衙役敲响堂鼓,排列大堂两侧的皂隶拉长了调子齐声高喊:“升——堂——哦——!”长官就在这气势的烘托下,慢慢踱进大堂,在公座上升堂。

早堂一般两个小时
早堂一般一个时辰(合今天两个小时),长官起身,宣布退堂。这时候衙役又敲响堂鼓四通,意思是“叩谢皇恩”,俗话就叫“退堂鼓”,长官在鼓声中回到内衙。衙门开始午休。下午如果长官出内衙办公,仍然要三次传点传梆,升堂还要再擂升堂鼓。

即使长官不升堂,凡是他到签押

房办公、或到花厅会客之类的活动,只要他离开内衙,都必须传点传梆,警告闲杂人等回避。

到了傍晚,内衙击点三声,各门依次“传晚梆”,表示一天的工作结束。书吏们将当天已处理、未处理的所有文件汇总编号,交由承发房登记封存,不值夜的书吏、衙役,就都可以下班回家了。白天衙门里点、鼓、梆有板有眼,到了晚上也不是寂然无声,更梆之声依然有时有节。寂夜里,都有更夫在衙门内巡逻打更,敲梆报点,每更都有不同的更鼓数报时。一般分一夜为五更,每更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以戌时为起更,亥时为二更,以下类推。一般起更不打更,从二更开始打更。每更又平均分成五段,每段为一“点”,一点相当于今天的24分钟(古人以三更三点为夜半,也就是今天的零时12分;当然只是大概时间,而不是准确时间)。更夫通常一人或两人,领口内斜挑着灯笼左手执梆,梆下挂一面锣,梆声和锣声的多少,表示几更几点。监狱里面,另有更夫巡逻,以锣声保持昼夜之间的联系。如果发现情况,就敲“乱锣”报警。监狱巡夜的方式,以明朝人吕坤在其所著《实政录》一书中所提倡的最为普遍:每更三名禁卒同时巡逻,监房内一人提锣,监狱内院一人提铃,监狱外墙一人用梆,每走十步击打一次,发一次信号,次序是先锣、后铃、再梆,“周而复始,不许断续,亦不许铃梆乱响”。

摘自《旧闻联播》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鱼在哪儿,熊掌在哪儿

叶兆言

一成功人士步入中年,身体开始发胖,血压开始升高,前列腺开始发炎。参加例行体检,医生说了种种注意事项,要吃什么补药,要进行什么保健,结果他心事重重地回家,对老婆儿子大发感慨,说想想人生真没意思,按照自己这情况,基本上前半生用功刻苦读书,花命挣钱,后半生保健养生,花钱救命。命跟钱成了一对活冤家,成了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儿子刚上大学,随着父亲的话说,早知道这样,大学也不考了,你们成天逼我,何苦呢,这不就是花

命挣钱吗?
母亲说,这孩子倒会借题发挥,你不上大学,凭他一个乡下老土,能有今天?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为前途做点牺牲,难道还不应该?你年轻时是吃过些苦,不吃苦也没什么,但是你小子真以为他现在这样,只是当年吃的苦,那就大错特错。为什么胖,为什么血压高,为什么前列腺发炎,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父亲说,我当然清楚,地球人都清楚,我要是还在乡下当老土,现在身体没准和牛一样壮实。

选择从来就很困难,不过现实生活中,有人根

本就不选择,鱼也要,熊掌也要。一同事始终在关注房价和股票的走势,他坚决认为,老百姓手上的钱就那么多,房价上去,股票必定下来,鱼和熊掌,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理论前些年头跌不破,股票吃错药似的往下跌,房价便发疯地往上涨。然而检验今年的行情,却让智者大跌眼镜,无论买股票,还是买房子,只要你贼胆大,有银子敢往里扔,一个个都会盆满钵满。

一个叫“专门勾引男青年”的网民,在天涯网发英雄帖,指责我的小说有

“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情绪,说我一点都不忧国忧民。因为是网上对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让她这么一说,很是狼狈。这位一身正气“专门勾引男青年”的美眉,是典型的正邪两道都占,既堕落活活了,又崇高伟大了。就和某些当官的一样,会上大谈反腐败,会下大搞腐败。又好比某些愤青,吃摇头丸,看切·格瓦拉,横竖都是他们有理。

凡事都得有个过程,风物长宜放眼量,俗话说,出水才能看到两腿泥。好事不能选择一个人得到,左右逢源,黑白通吃,未必就能长久。总有一天,我们或许会掌心自问,鱼在哪儿,熊掌又在哪儿?
摘自《南方都市报》

他们乐得一跳多高!他们一个劲地往上钻,好容易钻出了深深的泥土。他们站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充满了欢乐的香气,悠然地伸开两片嫩绿的翅叶。

俯在他们上面,用爱怜亲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有包着花布巾中笑出酒窝来的大姑娘,也有穿着工作服的眉开眼笑的伙子,也有举着烟袋在指点夸说的老爷爷……

原来他们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春天在高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把二十年当作一天来过的人,你们在赶时间,时间也在赶你们!”

春天拥上春幡赶快又走他的云中的道路。他是到祖国的哪一座高山、哪一处平原、或是哪一片海洋上去做它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工夫去管它了!
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

摘自《寄小读者·往事》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冰心

们。如今一切都翻转了,伟大呵,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

春天,驾着呼啸的春风,拿起招展的春幡,高高地飞起了。

哗啦啦的春幡吹卷声中,大地上一切都惊醒了。

昆仑山,连绵不断的万丈高峰,载着峨峨的冰雪,插入青天。热海般的春气围绕着她,温暖着她,它微笑着欠身了,身上的雪衣抖开了,融化了;亿万粒的冰珠,松解成万丈的洪流,大声地欢笑着,跳下高耸的危崖,奔涌而下。它流入黄河,流入长江,流入银白色的大大小小的江河。在那里,早有亿万个等得不耐烦的、包着头或是穿着工作服的男女老幼,揜拳捋袖满面春风地在迎接她,把她带到清浅的水库里、水渠里,带到干渴的无边的地地里。

这无边的大地,让几千架的隆隆的翻土机,几亿把

上下挥动银光闪烁的锄头,把它从严寒冰冷的紧握下,解放出来了。它敞开了黝黑的胸膛,喘息着,等待着它的食粮。

牛犊担的肥料:从猪圈里、牛棚里、工厂的锅炉里,人家的屋角里……聚集起来了,一车接着一车,一担连着一担地送来了。大地狼吞虎咽地吃遍了,擦一擦流油的嘴角和脸上的汗珠,站了起来,伸出坚强的双臂来拥抱千千万万肥胖胖的孩子,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些是米的孩子,麦的孩子,棉花的孩子……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厚的胸膛里,泥土的香气,熏得他们有点发昏;他们不住地彼此揉搓呼唤着叫:“弟兄们,姐妹们,这里面太挤了,让我出去疏散疏散吧!”

隐隐地他们听到了高空春幡招展的声音;从千万扇细小的天窗里,他们看到了金雾般的春天的阳光。

末代皇后最后的日子

大栗子沟婉容病入膏肓

1945年8月11日,溥仪按关东军的命令将皇官迁往通化,婉容在太监和冯妈、李妈的服侍下,从长春登专车随溥仪东逃。8月13日,他们一行到达临江。8月17日,溥仪按照日本人的安排,带上贵重物品,同弟弟溥杰等几个最亲近的人一起逃走了,而将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等人扔在了大栗子沟。

被扔在大栗子沟的婉容已病入膏肓。据李玉琴回忆说,她和婉容分住对门,李玉琴在西边,婉容在东边,中间隔着一道拉门。

李玉琴曾与婉容在伪皇宫中生活了二年半,但她俩两人竟没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她回忆那次见面的情形时写道:两个太监扶着她走到拉门前,我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原来头脑中想象的她,不说如花似玉,也是清清秀秀,挺好看的。可现在看到的,已是骨瘦如柴、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她目光呆滞,脸色青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立着。她身高1米63左右,穿一件又脏又

公元前510年,繁华的锡巴里斯城从古希腊的版图上消失了。起因是锡巴里斯和另一座城市——克罗顿之间的战争。克罗顿军队大开杀戒,将战俘尽数处决,将所有建筑铲为平地,之后在废墟上放了一把大火,又把附近的一条河引过来,把灰尘瓦砾冲得一干二净。锡巴里斯成了一座消失的城市。

直到2500年后,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历史学家才找到锡巴里斯的遗址,但他们陷入了另一个谜团:锡巴里斯怎么可能输得这么惨?它当时是古希腊最富有的城市,今天英语里“奢侈享乐者”一词就是由“锡巴里斯人”这个词根演化而来的。无论经

济还是军事,锡巴里斯都远胜于周边城市,其兵力是克罗顿的4倍。凭借如此少的兵力,克罗顿怎么敢惹强大的锡巴里斯?后来又怎样取胜的呢?

又过了数年,历史学家才找到答案。首先说战争的起因:公元前510年,锡巴里斯法官泰利斯霸占了500多个市民的财产。这些人一气之下背井离乡,逃到75英里外的克罗顿城。泰利斯大怒,告诉克罗顿官员,如果他们不交出这500个逃犯,就会成为锡巴里斯的敌人。为了给这些难民求情,克罗顿

重新占领长春,部队首长把婉容等转移到吉林市。婉容在吉林市期间“还有过一次公开展览”,据报道此事的记者说,吉林警察局主办者指着婉容告诉观众:“这就是溥仪的妻子!”

嵯峨浩在《流浪王妃》

一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皇后虽然还能吃饭,但大小便已经不能自理了。”

看守和八路军的干部都争着跑进拘留所来看发狂的皇后,但是已经处在半疯狂状态的皇后,把被子踢到一边,嘴里不停地喊着:“佣人,拿三明治来?快点儿把擦澡的毛巾拿来!”

据嵯峨浩讲,看守中有几位战士同情婉容,有位战士让自己的妻子做了布鞋和内衣送来了,还有位战士拎些蔬菜送来。

牢房里婉容无力端碗

1946年6月上旬,婉容她们随我军转移到敦化。到敦化后,又是一次“跑步撤退”,因为国民党部队攻城在即。婉容她们经敦化赴延吉。

在延吉下火车后是以游街示众的方式前往监狱的。嵯峨浩写道:“同行的俘虏中,只有我们坐上了行李马车。马车上插着一面大白旗,上而用大字写着:‘汉奸伪满洲国皇族一行’。半死不活的皇后蹲在马车上,不时睁开眼睛呆呆地看两眼。她已经麻木不仁,对一切都毫无反应

优雅旋律

一连派去30名特使,但这30人都是有去无回。

克罗顿人被激怒了。虽然胜算渺茫,他们还是决定出战。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当时住在克罗顿,没有他的智慧,这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另一种结果。毕达哥拉斯向难民详细询问了锡巴里斯军队的情况以后,想出一个办法,用音乐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泰利斯。

当时两军在锡巴里斯城外开战,当克罗顿军队走到离敌人一箭远的地方时,毕达哥拉斯让鼓乐手奏起锡巴里斯节日游行时的乐曲。锡巴里斯战马一

了我抱着她,咬紧牙关,扬起脸,忍受受苦民的唾骂。在街头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又被关闭了延吉法院后面的监狱。”

一天,嵯峨浩经过申请获准从小窗口看看婉容。她吃惊地发现婉容已经躺在地上,没有谁肯进屋把她架回炕上去,放在小窗口的饭菜也有几天没动了,她已经无力端碗了。

死后尸骨无处寻找

6月10日传下一道命令:将婉容、嵯峨浩等6人转往牡丹江,再赴佳木斯。然而,监狱负责人很快发现婉容已是完全不能经受旅途折腾的人了,婉容被留下不再随行。

留在延吉监狱中的婉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皇族成员,孤独地度过了悲惨一生中的最后10天。

1946年6月20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终于与世长辞了。在一份保存下来的原始登记表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准确死亡时间:于6月20日午前5时亡去。死时年仅42岁。

婉容死后没有历代皇后“殡天”的盛仪,也没有一位亲人守侧哭丧,甚至其尸骨亦无处寻找。

摘自《文化报》

听到熟悉的音乐,便整齐地迈开舞步,像梦游一般,根本不听主人驱使。原来,为了在节日游行中显得更加优雅,锡巴里斯骑兵队特意把战马训练成可以跟着固定的音乐节拍起舞。没想到这音乐却成了死亡旋律。趁对方阵脚大乱的时候,克罗顿士兵迅速攻进锡巴里斯城。

锡巴里斯骑兵与其说是输给了克罗顿,不如说是输给了自己的虚荣心。再好的东西出现在不适当的时候,也会变成累赘,就连优雅也不例外。

摘自《意味》

美文闲读

天地之分,本来就是太多太多的偶然造成的。正如有人觅得机会,进入了众人以为不宜进去的山地,这才从生命的冬季正是生命最美时刻这一道理中,深深地领悟到,山有绝美,水有绝美,树有绝美,风有绝美,在山地的九寨沟,拥有这种种极致的时刻已经属于了冬季。

九寨重重

刘醒龙

几年前,曾经有过对九寨山地一天一夜的短暂接触。

那一次,从江油古城出发,长途汽车从山尖微亮一直跑到路上漆黑才到达目的地。

本以为五月花虽然在成都平原上开得正艳,遥远得都快成为天堂的九寨之上充其量不过是早春。到了之后才发现,在平原与丘陵上开谢了的满山杜鹃,到了深山也是只留下一些残余,没肝没肺地混迹在千百年前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

我看见五月六月的九寨山地里,更为别致的一种花名为裙袂飘飘。我相信七月八月的九寨山地,最为耀眼的一种草会被名曰为衣冠楚楚。而到了九月十月,九寨山地中长得最为茂密的一定会是男男女女女透迤而成的人的密林。

我明白,这些怪不得谁,就像我也要来一样。天造地设的这一段情景,简直就是对有限生命的一种抚慰。无论是谁,无论用何种方式来使自身显得貌似强大,甚至是伟大,可死亡总是铁面无私地贫贱如一,从不肯用哪怕仅仅是一半天因人而异的小动作。

所以,一旦听信了宛如仙境的传闻,谁个不会在心中生出有生之年莅临此地的念头?

每一个人对九寨沟生出的每一个渴望,莫不是其对真真切切仙境的退而求次。谁能证明他人心中的是不是?这是一个自问间天仍然无法求证的难

题。千万里风尘仆仆,用尽满身的惊恐劳累疲惫不堪,只是换来几眼风光,领略一番风情,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观,以及各种价值之间的换算习惯。

以仙境而闻名的九寨山地,有太多难以言说的美妙。

九寨山地之所以成为仙境,是因为有着与其实质在在的美妙,数量相同质量相等的理想之虚和渴望之幻。

九寨沟最大的与众不同,是在你还没有离开它,心里就会生出一牵牵挂。

这种名为牵挂的感觉,甚至明显比最初希望直抵仙境秘密深处的念头强烈许多。

从我行将起程开始,到再次踏上这片曾经让人难以言说的山地,我就在想,有那么多的好去处在等待着自己初涉,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上九寨山地,似这样需要改变自己性情和习惯行为,仅仅因为牵挂是不够的。

人生一世,几乎靠着各种各样的牵挂来维系。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当数人们最不想见到,又最想到的是什么。明明晓得它有一定之规,总也把握不住。正如明明晓得在命运运行过程中,绝对真实地存在炼狱,却要学那对九寨山地的想象,一定要做到步步生花寸寸祥云滴滴甘露才合乎心意。

牵挂是一种普遍的命运,命运是一项重要的牵挂,与命运这类牵挂相比,牵挂这片山地的理由在哪里?直到由浅至深从淡到浓,用亲手制作的酥油揉一辈子,才能让脸上生出那份金属颜色的红,与玉一样的冰雪同辉时,于心里才有了关于这块山地的与美丽最为接近的概念。

再来时已是冬季。严冬将人们亲近仙境的念头冰封起来,而使九寨沟以最大限度的造化,让一向只在心中了的仙境接近真实。

冬季的九寨沟,让人心生一种并非错觉的感觉:一切的美妙,都已达到离极致只有半步之遥的程度。

极目去望,找不见的山地奇花异草,透过尘世最纯洁的冰雪开满心扉。穷尽天机,享不了的时空天籁灵性,穿越如凝脂的彩池通遍脉络。

此时此地与彼时此地,相差之大足以使人瞠目。从前见过的山地风景,一下子变渺小了,小小的,下点儿雨,不必双手,有两个指头就够了,欠一欠身子从凝固的山崖上摘下一支长长的冰吊儿,再借来一缕雪地阳光,便足以装入早先所见到的全部灿烂。

人生在世所做的一切,后果是什么,会因其过程不同而变化万千,惟有其出发点从来都是由自身来做准备,并且是一心只想留给自己细细享受的。正是捧着这很小很小,却灿烂得极大极大的一只冰,我才恍然悟出原来天地万物,坚不可摧的一座大山也好,以无形作有形的性情之水也好,也是要听风听雨问寒问暖的。从春到夏再到秋,一片山地

无论何等著名,全都与自己无关。

山地也有山地的命运,只是人所不知罢了。前一次,所见所闻是九寨沟的青春浮华。

不管有多少人潮在欢呼涌动,也不管这样的欢呼涌动,会激起多少以数学方式或者几何方式增长的新的人潮。

在这里,山地仍然按照既有的轨迹,譬如说,要用冬季的严厉与冷酷,打造与梦幻中的仙境,只有一滴水不同,只有一棵草不同,只有一片羽毛不同的人迹可至的真实仙境。

人与绝美的远离,是因为人类在其进行过程中越来越靠近平庸。能不能这样想,那些所谓最好的季节,其实就是平庸日子的另一种说法。

不见洪流滚滚激荡山川的气概,就将可以嬉戏的涓涓细流当成时尚生活的惊喜。

不见冰瀑横空万山空绝的气质,便把使人滋润的习习野风当成茶余饭后的欣然。

当然,这些不全是选择之误。

天地之分,本来就是太多太多的偶然造成的。正如有人觅得机会,进入了众人以为不宜进去的山地,这才从生命的冬季正是生命最美时刻这一道理中,深深地领悟到,山有绝美,水有绝美,树有绝美,风有绝美,在山地的九寨沟,拥有这种种极致的时刻已经属于了冬季。

摘自《人民日报》